

《慈濟》月刊的催生者

陳貞如（五號）訪談紀錄

訪談／

何日生、賴書昀、江淑怡、
沈昱儀

記錄／

沈昱儀

時間／

二〇二二年八月二十六日；
二〇二二年二月十一日、
三月十五日、九月二十二日

地點／

順光佛像中心

【經典語錄】

看著孩子都很有成就，先生往生時走得很安詳，我才了解上人說的「功德無量」，不是付出的當下可以得到什麼回報。

【主述者簡介】

陳貞如，慈濟委員號五號，法號靜智，是慈濟最初的委員之一。生於一九四一年，一九六五年初識上人，時為《民聲日報》花蓮分部的主任兼記者，對上人的濟世理念十分認同。一九六六年佛教克難慈濟功德會成立，她即加入功德會。除了招募會員，投入慈善工作，也運用媒體界人脈，邀集資深媒體人協助，參與創辦《慈濟》雜誌，為後來《慈濟》月刊的前身。《慈濟》的發行，讓更多善心人士了解慈濟的理念與會務，進而成為會員或志工，對慈濟的發展與茁壯，有著重要的貢獻。



二〇〇七年七月四日，陳貞如於順光佛像中心與上人法相合影。（攝影／林炎煌）

TZU CHI FOUNDATION

我是一九四一年出生，父母很早就往生了，家中七個孩子排第三，大哥入贅，二哥也是走得早，所以很多事情我都要靠自己，還要帶著四個妹妹。我開過餅店，經營百貨行，也當過《民聲日報》花蓮分部的主任兼記者，二十三歲嫁給吳昔旗的時候，妹妹們就像是我的嫁妝，跟著我一起住，後來都是我把她們嫁出去。現在（二〇二二年）經營的順光佛像中心已經三十幾年了，很多人想在家裡設佛堂，都會找我幫忙。

會認識上人，走進慈濟，是阿姨陳綿介紹的因緣。阿姨是佛教徒，常到普明寺拜地藏王菩薩，當時上人在普

明寺修行，她對上人十分敬佩，經常向我提起上人的事情。一九六五年，阿姨的女兒，就是我的表姊，想到普明寺皈依上人，跟著上人修行，我就跟她一起前往，可惜那次沒因緣見面，表姊後來是在和南寺修行，我是再兩度到普明寺才見到上人；那時我二十四歲，上人二十八歲。

當時還不懂得佛教，看到他們在唸經，一跪要跪那麼久，唸的內容又那麼多，就覺得怎麼會那麼麻煩。好像是隔年，一九六六年的時候，慈師父叫我皈依上人。我問他皈依的意義，還有要跪多久、拜多久，他說二十分鐘就夠了，結果一跪跪四五十分鐘。

因緣啦！上人給我取的法號是靜智。那時候真的是不懂也不了解，上人說皈依佛是怎麼樣，皈依法是什麼，皈依僧是什麼，我都沒有在聽，只是在生氣——腳在痛。慈師父安撫我說：「好了啦，皈依好了就好了，慢慢來、慢慢來，不要生氣。」我說：「沒辦法，我要氣很久。」講真的，那時候就是不懂，後來跟著上人讀經，做慈濟，慢慢、慢慢就了解。

一九六六年，上人要辦佛教克難慈濟功德會，需要人手，我就去找舅媽幫忙，

就是德利豆乾的吳玉鳳（靜慈）。那時候舅媽正為家庭的事情煩惱，我邀她一起跟著上人做慈濟，就不會一直煩惱其他的事。所以她就跟著我加入功德會，後來家庭的事情也圓滿了。

善根本具 待獨老如親人

過去，如果我們家看到窮苦人，就會想要幫助他們，慈濟第一位個案林曾老太太，就是從我和妹妹陳雪卿送飯開始。

在功德會成立之前，我聽一位賣名產的朋友說起她的鄰居林曾



佛教克難慈濟功德會創辦初期，陳貞如（中）及吳玉鳳（右二）等人在普明寺後方的工作間前用餐。（圖片／慈濟基金會提供）

是一個獨居老人，八十多歲了很可憐，媳婦跑掉，領養的孫女也跑掉，剩下她一個人，經常沒東西吃，對旁人都很兇。知道林曾孤老無依後，我和妹妹就主動輪流幫她送飯，打掃房子，把她當作是家裡的一分子；那時候我媽媽還沒往生，飯菜是由她來煮。功德會成立後，我就提報林曾當個案，慈濟才每個月幫助她三百塊。

每回我去探望林曾，都會拍拍她的肩膀，她總是對著我笑。可是附近知道老太太的人都說她很兇，個性不好相處，就只有不會兇我。後來《慈濟》創刊，我第一個就是寫林曾的故事。雖然慈濟每個月有幫助她生活費，但我和妹妹還是繼續為她送飯，前前後後共送了四年，直到她往生。

林曾老太太往生後要出殯，那天我正好跟上人去訪視貧民，結束後趕到會場，才知道本來下午兩點多就要出殯了，結果葬禮上的人說要等「慈濟那位陳小姐」到了才能夠移柩，所以就延到了三點二十分。



早期訪貧，陳貞如前往花蓮縣秀林鄉崇德村關懷照顧戶陳阿春。（圖片／慈濟基金會提供）

TZU CHI FOUNDATION



一九八一年一月二十八日，花蓮靜思精舍冬令發放暨歲末圍爐，委員（左起）陳貞如、吳玉鳳、簡美月發放紅包（生活補助金）給照顧戶。（圖片／慈濟基金會提供）

功德無量 自做自得

年輕時，我因為工作本來就很忙，跟著上人做慈濟之後變得更忙。那時候三個孩子的年紀都很小，還好有先生吳昔旗的支持，我才能放心陪著上人四處訪貧。上人如果要找我去看個案，都會先問過我先生，我先生總是很高興地說好，孩子交給他顧，就算是跑全省複查個案十天，他也不會說一句不高興的話；而且他還是第一個皈依上人的男眾弟子，法號思榮，真的相當光榮。

慈濟剛開始的時候，委員就只有十人²，也沒什麼錢；委員裡面我最年輕，其他人都比我大十幾歲。老實說，上人身上真的都沒錢，口袋都空空的，有一次他到花蓮市辦完事情要回精舍，我騎摩托車載他去公路局搭車；那時候我當《民聲日報》記者，每天下午四點要在中央日報報社和其他家的記者開會，所以就趕回家準備。

結果，過一下子上人又走路到我家，我以為是有東西忘記拿，上人才說：「你沒有幫我買票，我怎麼回去？」我又載他去車站，買好票、看著他上車後，我才離開。從此以後，我絕對幫他買好票，站在那裡跟他再見，我才有回來。

雖然慈濟沒什麼錢，但上人很慈悲，若聽到哪裡有苦難人，他就馬上前往了解。我們那時候幫助的個案比較多是獨居或孤老無依的個案，不然就是家裡生了好幾個小孩，但爸爸或是媽媽跑掉的單親家庭。去看完後，私底下我自己會再騎摩托車送東西去給他們，再幫忙打掃家裡。

上人很信任我，一起出門遇到窮苦人，就會問我口袋裡有沒有錢，比如說等一下要去的地方，有很多可憐的孩子，他就會要幫助他們。雖然我會掏錢出來給上人，但畢竟剛開始做慈濟，年紀也輕，不懂他的用意，還會抱怨：「師父，你都沒有問我要買菜嗎……」上人就是告訴我「功德無量」。我就回他：「你每次都說功德，但是我都看不到。你不要把錢捐光啦。」上人還是簡單地說：「以後妳就知道，以後妳就知道。」

我心裡想，錢都捐光了，以後我要知道什麼。這就是不懂，後來慢慢去感受，看著三個孩子長大都不曾讓我生氣，讀書不用打也沒有罵過，現在都很有成就，老大吳元芬是北昌國小教務主任，老二吳冠宏是東華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院長，老三吳元芳在臺北經營貿易公司。而先生吳昔旗從林務局花蓮林區管理處退

休後，跟著我一起修習佛法，長年茹素，直到二〇三二年八月時因跌倒住院，就這樣一直睡著，最後往生時走得很安詳。

從家人身上，我才了解上人說的「功德無量」不是付出的當下可以得到什麼回報，而是菩薩照顧我。所以，我後來覺得上人真的很偉大，他不用跟你說很多，但你就要去感受，感受如何做、如何得。



陳貞如一家都與上人十分親近，三個小孩都是上人看著長大。左為老大吳元丕（六歲），立者為老二吳冠宏（五歲），前為老三吳元芳（四歲）。（圖片／陳貞如提供）



證嚴上人於一九七六年十二月間帶領委員進行全省複查貧民工作，行至屏東縣恆春鎮南灣里時，陳貞如關懷照顧戶陳應波。（圖片／慈濟基金會提供）

布施不怕難 貴在真心

早期看個案，委員們都差不多，都不是很內行，都是從不會開始學。不過上人都親自看個案，有什麼狀況，我們都直接處理，是後來較有制度，才照規矩做。很多地方你在一旁看了會感動，一個出家眾，身體瘦弱，說話輕聲細語，做事情很快很俐落；他雖然沒錢，但只要說要做事，說了以後錢就來，好像佛祖有安排。

上人和精舍師父都辛苦，吃的都是很簡單，豬母乳、蕃薯葉……都是去田裡採，路邊採，自己也要種，要不然怎麼有得吃？還要自力更生做蠟燭，我們都去撿養樂多罐，要把罐子剪開，蠟燭灌進去，再插燭芯，剪到這手都腫起來。我還看到外面幫忙撿水泥袋，帶進精舍跟他們一起剪開，先把袋子的水泥抖乾淨，常常弄到頭髮都白了，再重縫成一個個小袋子，賣給五金行裝鐵釘。還有做過手套……那時候都做手工，大家很勤快做。

委員人數比較多了以後就有分組，我是第二組組長，看完貧民都是要經過開會來決定怎麼補助。因為上人比較慈悲，有時候我們提補助一千元，那已經是很大

的錢，很不簡單的決定，但上人有可能會建議給他一千五，然後問大家的意思怎麼樣。上人都提出來了，就很少人會反對，但是我如果有想法，都會當場就舉手表達出來。

上人是慈悲，我們是社會事看得比較多，知道有的人是假的。記得以前要送上人搭車，路上經常遇到一位殘障人士在乞討，上人都會問我有沒有帶錢，就要我分給他。有一回我送上人上車後，就回去看那個人，他竟然能站起來走路，還會跑。後來我跟上人說那個人是假的，我們已經給那麼多錢了，這樣很冤枉。上人說：「真布施不怕假和尚。」就是說你真心要幫助一個人，就不用管他真假，他假是他的事情，因果自己去承擔。

還有一位個案是先生過世，太太自己帶三個孩子，我們幫了半年後，才打聽到她的娘家是開中藥房，她不是自己帶小孩，生活其實不需要補助，就把她停下來。結果她跑到精舍去問、去吵，還出手推上人，罵上人說：「你出家人也是讓別人救濟的，稀罕什麼……」

事後我進精舍聽到這件事情，轉身就又騎著摩托車出來，直接到她娘家的中藥



年輕時，陳貞如（右）與吳玉鳳（左）參與靜思精舍農耕工作，一手將花生撒進土裡，一腳隨即撥土掩埋，另一腳在踩踏上去，將土踏實。（圖片／慈濟基金會提供）



早期花蓮靜思精舍的農耕生活，陳貞如隨德慈師父到田裡巡視秧苗。（圖片／慈濟基金會提供）

房去找人。她爸爸不知道我要做什麼，就說她人在裡面，要幫我去叫她；我說不用，就自己進去跟她理論，還跟她打了起來，兩個人都被送到軒轅派出所去。

我是記者，派出所主管認識我，他從外面回來看到我，就問我今天怎麼有空來。我說，是被你們抓來的，接著跟他說明事情經過。主管才跟那個婦人說：「妳怎麼可以這樣去打師父，師父那麼好，來救濟妳……」她本來還想驗傷告我，後來也自知理虧不敢，就這樣處理了。

善緣護持 《慈濟》創刊

功德會成立之後，我一直希望能讓更多人知道上人在做慈濟，有委員在訪貧救濟、收功德款，就藉著每天下午四點到中央日報開會的時間，去找侯（蔚萍）記者，問他要怎麼做才能夠讓人家曉得「慈濟」？他說：「成立一個雜誌啊！弄一個雜誌出來，妳才有辦法弘法利生，給社會的人知道，佛教有這個團體。」

我把辦雜誌的構想告訴上人，上人相信我，但當時功德會靠精舍師父們做手工和委員募款，做慈善錢就不夠用了，怎麼辦雜誌？那個時候辦雜誌一個月的花費

一千八百元，我就和舅媽兩個人出錢，一個人九百。另外我再出三百，請侯記者當總編輯，還有一位幫忙的更生報記者也是三百；等於我一個月要一千五來負擔這個雜誌，舅媽負擔九百，就這樣子，把刊物出刊起來。

當年是戒嚴時期，我們出版雜誌的申請能通過，要特別感恩《中央日報》花蓮分部主任林志勝、《中華日報》特派員侯蔚萍及《中國時報》特派員溫煥元，這三位人稱「三仙老公仔標」的記者長輩。就是他們出面背書，去縣政府由承辦人員蓋章許可，所以才不用什麼審查程序，就能夠順利出刊。林主任還同意擔任發行人，侯蔚萍當總編輯，我當社長，舅媽是副社長。

第一期三千份要印出的前兩天，我帶著編排好的文稿，從市區騎機車要送進精舍給上人確認內容。結果因為已經傍晚了，精舍附近的巷子都沒路燈，就在一個轉彎的地方撞到一位老伯，我們兩個都倒在地上，我還被機車壓著沒辦法動。這時候佳民派出所的張（榮財）主管路過，才把我們扶起來，還攔車送我們去治療。

處理好傷口後，再到精舍已經天黑了，上人看我手腳纏著紗布，很擔心地問我

第貳版



寡居貧病老婦林會 獲慈濟會長期救助

按月付生活費並僱人照料 會員實踐佛教旨功德無量

【本報記者】居住在臺中市第一二二二號門牌之六十六歲林會太夫人，因寡居貧病，生活無着，經人介紹，向慈濟會求助。該會負責人林文郎先生，聞訊後，即派員前往慰問，並決定長期資助。每月撥款一千元，並僱人照料其生活。林會太夫人感念慈濟會之盛情，特刊此廣告，以誌謝忱。

慈濟

(號刊創)
創刊人：林文郎
地址：臺中市第一二二二號門牌
電話：二二二二

社論

發刊獻辭

在一個動盪不安的時代，我們需要一份安靜的刊物。這份刊物，不僅是知識的殿堂，更是心靈的慰藉。它將陪伴我們度過每一個難關，見證我們的成長與變遷。

這份刊物，旨在弘揚佛教精神，傳播社會公益。我們將致力於報導社會新聞，關注民生疾苦，為社會大眾提供有益的信息。希望各界人士能踴躍投稿，共同為這份刊物的發展貢獻力量。

本刊物自創刊以來，承蒙廣大讀者的支持與愛護，發展迅速。我們將繼續努力，提高刊物質量，為讀者提供更多優質內容。同時，我們也呼籲社會各界能更多地關注弱勢群體，伸出援手，共渡難關。

在未來的日子裡，我們將繼續秉承「慈悲喜捨」的宗旨，為社會公益事業貢獻力量。我們將不斷創新，豐富刊物的內容，使其更具吸引力和感染力。希望這份刊物能成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本刊物將定期出版，歡迎訂閱。訂閱信息請洽本會秘書處。我們將竭誠為您服務，確保刊物能及時送到您的手中。您的支持是我們最大的動力，我們將以更好的作品回報您的厚愛。

本刊物將繼續關注社會公益，報導社會新聞。我們將深入挖掘社會底層的故事，揭露社會黑暗，為社會正義發聲。我們將努力營造一個和諧、美好的社會環境，為每個人都能安居樂業貢獻力量。

女來販羅患眼疾 出資送羅東就醫

【本報記者】日前，一名來自羅東的女販羅某，因患眼疾，生活陷入困境。經人介紹，向慈濟會求助。該會負責人林文郎先生，聞訊後，即派員前往慰問，並決定出資送其前往羅東就醫。羅某感念慈濟會之盛情，特刊此廣告，以誌謝忱。

基隆市日僧佛教徒 沿街托鉢募款助軍

【本報記者】日前，基隆市日僧佛教徒，為支援前線將士，特舉行托鉢募款活動。他們沿街托鉢，向市民募款，所得款項將全部用於支援前線將士。市民紛紛慷慨解囊，展現了高度的社會責任感。

此次托鉢募款活動，得到了廣大市民的熱烈響應。市民們紛紛向僧人們捐款，表達了對前線將士的支持。僧人們也紛紛表示，將繼續努力，為支援前線將士貢獻力量。

此次托鉢募款活動，共募得款項數千元。這些款項將全部用於支援前線將士，為他們提供生活物資。市民們的善舉，為前線將士提供了巨大的精神鼓舞。

此次托鉢募款活動，不僅弘揚了佛教精神，也展現了市民的社會責任感。我們將繼續關注社會公益，為社會大眾提供更多優質服務。希望各界人士能踴躍支持，共同為社會公益事業貢獻力量。

此次托鉢募款活動，得到了廣大市民的熱烈響應。市民們紛紛向僧人們捐款，表達了對前線將士的支持。僧人們也紛紛表示，將繼續努力，為支援前線將士貢獻力量。

《慈濟》月刊的催生者——陳貞如（五號）訪談紀錄

《慈濟》雜誌創刊號於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日發行，第一版即登載獨居個案林曾老太太的故事。（圖片／慈濟基金會提供）

有沒有怎樣。隔天我帶著送印刷廠的版樣去找侯記者，他看我全身掛彩，還說這是「好彩頭」！後來我們在外面做救濟，打包物資等，我就都拍照，雜誌再登出來，就越來越多人知道慈濟，也知道慈濟做的事情有憑有據，我們就越做越大，做到全省去了。

這群記者就像是我的長輩，比我多十幾、二十歲，都叫我小妹。我很喜歡照相，跑新聞的時候都會拍很多照片，再洗出來給大家去選，就像是他們的攝影師。我帶著三臺相機去拍，讓不同的事情有不同的呈現，所以我是他們的寶貝，大家對我有夠好。也因為有他們，我們才能在那個年代出版佛教的雜誌，不然哪有可能辦到啊！

甚至在我二十七歲的時候（一九六八年），他們還用女眾的保障名額（婦女保障名額），推舉我當縣議員。我跟上人「報喜」，上人叫我坐著聽他講話，講了兩三個小時要我不可以接，他說：「政治參與下去，往後妳會很累；修行、慈善做下去，往後妳就是修福又修慧！」最後我聽上人的話拒絕了，但也跟老大哥林志勝吵了一架。

為愛勸募 不遺餘力

爲了籌募更多的善款，我提出舉辦慈善歌舞大會的構想，邀請當時很有名氣的歌手謝雷、蔡一紅、徐珮等明星，到花蓮表演。我跑到臺北去拜訪謝雷，印象很深，他那時候應該是表演完在休息，我晚上九點十分到他家，坐到十一點二十分才見到他下樓。

我拿出印有《民聲日報》主任兼記者，以及慈濟雜誌社長的名片，向他自我介紹，並且說明我的來意，向他保證我跟

TZU CHI FOUNDATION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六日，慈濟在臺北市仁愛路的空軍官兵活動中心舉辦大型義賣活動，籌募慈濟醫院建院基金，義賣觀音畫像時由藝人小英哥（右二）主持，陳貞如（右）在旁協助。（圖片／慈濟基金會提供）



慈濟為籌募慈濟醫院建院基金，一九八三年十一月六日在臺北市仁愛路的空軍官兵活動中心，首次舉辦大型義賣活動，陳貞如（右二）擔任主持人助手。
（圖片／慈濟基金會提供）



一九八三年二月五日花蓮慈濟醫院國福里預定地動土，當天同時在會場舉行義賣，陳貞如（右）承擔接待組工作，歌仔戲演員葉青（左）專程前來捧場。
（圖片／慈濟基金會提供）

很多報紙都很熟，他願意幫忙的話，保證隔天每一家都會刊登，讓他更出名，全省都會知道「謝雷」這個人。他聽得很開心，不只答應到花蓮演出，還願意幫忙邀約其他明星，促成了慈善歌舞大會。

所以一九六八年那一晚在中美大戲院舉辦兩場演出，場場爆滿，總共募到兩萬多元，冬令救濟之外，還有剩錢作慈善基金。³

印象很深的募款活動還有蓋花蓮慈濟醫院的時候，（一九八三年）在臺北仁愛路的義賣⁴。義賣活動由知名節目主持人李季準主持，我在他身邊當助手，一站就是五個小時，都沒機會下去休息。我穿旗袍、高跟鞋，幾個鐘頭下來，慘了，腳都麻痺了，完全沒辦法走路，在空軍的招待所休息大概有四十分鐘。

心不背離 默默守護

現在的志工過去都叫委員，以前委員不好當，跟在上人身邊，上人對我們是超級嚴格。尤其是上人不受供養，別人紅包包再多給他，他都是投入功德會。看他這麼做，我曾說：「師父，你很奇怪，人家給你，你就拿起來。」上人告訴我，

那是要給我們做善事的錢，不能這樣子說⁵。

在學佛路上，上人是我的啟蒙師父，開始是《法華經》、《地藏經》、《藥師經》；法器也都是跟上人學，以前在普明寺人少沒有幾位，所以要誦經我就負責敲大鐘，我舅媽負責打鼓，那個時候人少，我愛唱歌，誦經就唱很大聲。

我買車之後，我們那群委員很愛搭我的車，上車的時候，看大家都很愛漂亮，出門都有擦口紅。可是停車時，大家都用衛生紙把口紅擦掉再進去個案家，上人都這樣教育我們的。他真的很嚴格、很嚴格。

早期都是我騎車或開車帶著上人訪貧，屏東、高雄、嘉義、雲林、臺中、臺北……再怎麼鄉下都去過。因為要事先安排路線，所以路要怎麼走我都很清楚，後來搭遊覽車全省複查的時候，也是我帶路，過程中都不曾走過頭，也沒有停下來找路的。

回想這些以前的生活，我真的很懷念，很喜歡，晚上如果在精舍睡覺，都會有田蛙聲。雖然是沒有再進去，但也是很懷念。

我離開慈濟是一九八幾年的時候，那時上人身邊的人已經很多了，我就是低調

一點，退到後面，讓能力好的人可以在前面付出。但是我在這裡也是一樣，對上人的心沒有變過，包包裡面還是放著上人的照片，那是他四十幾歲的時候我帶他去照的，形影不離。

現在看到慈濟的發展，心裡還是很替上人開心，還是一樣護持著上人。每個月都還是繳功德款，像前陣子上人要買疫苗（COVID-19），我也是用LINE發訊息跟身邊的人募款。

我認為要辦每一件事情，就是要真心。現在的時機跟過去不同，我也有聽到一些委員說募款不容易，所以每個月來跟我收錢，我都會鼓勵他們，我比較喜歡說真心的事情，現在可以做這個工作要真心去做，不要做外表也不要做假的，不要這樣。

所以如果是遇到一些社會人對著我罵慈濟，我就會回罵他，叫他閉嘴，沒捐錢、沒參與的人，憑什麼胡亂講。就像有一些人來我這裡買東西，看到上人的照片就會亂罵慈濟。我說：「請問你有沒有出錢給慈濟？」他說：「我沒有那麼倒楣！」我就開始罵他，我說：「你沒資格講話，你沒資格罵人，你如果今天捐獻

很多給我們慈濟，你看平不，我可以跟你解釋；你從來不出一毛錢，憑什麼罵我們？」

有人勸我不要那麼兇，現在的人不能兇，等一下他要找妳麻煩。我說：「我們講道理為什麼怕人家找麻煩，他沒有出一毛錢他憑什麼批評，如果我看到你爸爸的照片就隨便罵，你不會生氣嗎？我來你家裡罵你爸爸，你會生氣嗎？」這是我們長輩，所以就算我現在沒有投入了，還是在後面保護。



慈濟功德會創辦初期，會務皆借用普明寺空間，一九六七年七月五日，上人與十位早期委員在普明寺前合照。前排左起：李時（靜恆）、俞金釵（靜能）、陳貞如（靜智）、洪碧雲（靜弘）；後排左起：陳阿玉（靜愍）、黃素瓊、吳玉鳳（靜慈）、陳雪梅、林碧雲、陳綿。（圖片／慈濟基金會提供）

1 林曾老太太是一九六六年佛教克難慈濟功德會創立後，第一個長期濟助對象。慈濟按月濟助白米一斗、現金三百，又請人燒飯洗衣，照應她生活起居直到往生為止。資料來源：〈第一個慈善個案〉（二〇二一年五月五日），慈濟數位典藏資源網（二〇二二年六月十日檢索）。

2 慈濟功德會是由秀林鄉佳民村普明寺證嚴法師主持，並推選有委員數名，她們的姓名是：吳玉鳳、陳雪梅、陳綿、黃素瓊、林碧雲、陳阿玉、李時、俞金釵、洪碧雲、陳貞如。……如果發現需要救濟者，於每月舉行的功德會委員會會議中提出討論。若是臨時緊急須救濟者，由委員會召開臨時會議決定。目前，對於被救濟者的調查訪問工作，較遠的地方由陳貞如委員負責；較近的地方，由委員中分為二組，每組負責訪問一個月，每處每月至少訪問一次。資料來源：芳菲，〈濟貧解困·救苦救難——佛教慈濟功德會成立的緣由〉，《慈濟》創刊號（一九六七年七月），頁三。

3 （本刊訊）本會與民聲日報於一月十二日假花蓮市中美戲院聯合主辦之慈善晚會，其收支業經承辦人員整理完竣，除社會善士以及功德會會員贊助新臺幣一萬八千二百七十六元四角，開支歌星酬勞，戲院租金及一切雜支一萬六千四百七十六元四角外，門票收入新臺幣九千八百六十二元，扣繳稅捐二千二百六十三元八角，兩項盈餘共計九千三百九十八元二角，功德會已悉數濟助貧民過一個快樂的新年。資料來源：〈大會收支及受惠的貧民〉，《慈濟》月刊一三期（一九六八年一月），第一版。

4 慈濟功德會為籌募興建綜合醫院經費，一九八三年十二月六日在臺北市舉行義賣，這項慈善活動不僅在人口二百多萬的臺北市，造成前所未有的轟動，義賣金額也近千萬元，為歷年各種慈善活動所罕見。義賣活動在臺北市仁愛路空軍官兵活動中心介壽堂舉行，下午二時起，開始逐件喊價義賣，由名節目主持人李季準先生擔任主持人。資料來源：〈福田一方遶天下善士 心蓮萬德造慈濟世界——籌建慈濟綜合醫院義賣活動誌盛〉，《慈濟》月刊二〇六期（一九八三年十二月），頁一六。

5 證嚴上人堅持不受供養的原則，亦可見於《慈濟》月刊一六七期（一九八〇年九月）第十一頁〈慈濟委員小傳（八）——林素月（靜蓉）委員〉：靜蓉加入委員行列不久後，有一次到靜思精舍參加發放法會，發放米糧時，遺漏一把在地上，她便拾起放入精舍廚房的米缸內。這一切均看在師父的眼裡，便召靜蓉於前，師父說：「做功德會要『誠』『正』站得住腳，雖是小小的一把米也是要拿來救濟貧胞，『公』『私』要絕對分清楚。」